

绣屏上的白鸟与蝴蝶标本

——简析张爱玲、李碧华小说之不同

陈敏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摘要: 张爱玲和李碧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也是文学研究者不断研究的“传奇”,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多侧重于两者共性的总结,而对其作品之间的差异却涉猎不足。有关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前者多写世俗生活中无奈地生,后者则写奇幻世界里惨烈地死;作家创作情感层面,前者趋冷,而后者趋热,等等。她们作品之间的诸多不同,其根源正在于两者在女性意识和宗教意识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 张爱玲;李碧华;女性意识;宗教意识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5-0050-05

妇女与写作的关系渊源已久,艾略特、勃朗特姐妹、乔治·桑、斯达尔夫人、伍尔芙、杜拉斯,李清照、朱淑真、冰心、萧红、苏青、杨绛、三毛、龙应台、王安忆、铁凝、陈染……这些女作家的名字数不胜数也必将无限延长,她们是女人们的骄傲,也是“人”们的骄傲。她们从人的性格中发掘出千差万别的色彩,在文学疆域里开拓出新的表现形式。其中有两位中国女作家,一个在1930年代的上海感叹生命像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美之袍;一个在当代的香港认定人生即使使出浑身解数,结果仍由天定——她们便是张爱玲与李碧华。

对于这两位才女的作品呈现出的许多相似之处,研究者们已作了深入、精彩的探讨,例如她们在爱情、城市、性、雅俗的糅合以及电影元素的吸收方面呈现出的相似性^[1-3],而本文侧重的是对二者不同点的思考,即由她们作品中不同的人物命运探索两者女性意识的差异,以及从她们创作情感上的程度差异观察两者宗教意识的不同。

一、生的悲凉/死的惨烈——不同人物命运体现出相异的女性意识

反复阅读这两位女作家的小说文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同是抒写悲剧性的女性人物,张爱玲笔下女性的结局多是孤苦无依地“活”着,而李碧华则让女人们为爱而死。葛薇龙、曹七巧、白流苏、霓喜、曼桢,这些张氏人物都辛酸无奈地选择了“生”,或行尸走肉、或沾沾自喜、或充满虚无地希望,但总算都拥有生命,不必面对死亡。她们的悲哀是家常的辛酸,而非生命的决绝,她们散发出的是生不如死的腐蚀味。不同于张氏婚姻式的爱情,李碧华是泣血的爱,她的小说具有魔幻色彩和浓重的血腥味,她笔下的美女们出生入死,上天入地,转世轮回,天马行空。但不论是活在现代还是古代,女人们都难逃一死的命运:如花、丹丹、冬儿、朱莉莉、红

收稿日期: 2008-01-05

作者简介: 陈敏(1976-),女,安徽马鞍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萼公主、单金莲，都不只失去了爱，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即便是《青蛇》里的白素贞，也早已失掉了不只一次的今生^①。张爱玲写出了现实世界里女人的悲哀与无奈，李碧华却让她们在虚幻的魑魅魍魉世界里也不得安宁。张的女性人物更具真实感，她们老老实实在地被骗，麻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像是生命中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4]129}。对于痛苦，她们已然习惯，只能紧紧抓住生命中除去爱后仅剩的东西，苟且地活着。霓喜眼看着男人们“走就走罢，去了一个又来了一个”，蓦然明白“她是老了”，仿佛觉得“苍白的未来里伸出一只小手，在她心上摸了一摸”^{[4]232}；曹七巧“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青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4]130}。张爱玲让女人们寻爱而不得，便麻木、枯萎、干涸。她重视人生安稳的一面，而李碧华却把那些最温柔、最美丽、最痴情、最妖娆的女人逼到生命的尽头，死的角落。她就好像一位手拿屠刀的作家，将她的那些美丽的人物一个个屠宰一遍给读者看，用她们的血让读者明白，即使女人付出生命，付出千年的道行，甚至付出自己的一切，也不会换来男人那虚无缥缈、无法长久的爱情，告诉她们爱情像游戏像赌局，谁先爱上，谁便是输。如花黑夜中身披红衣，寻找前世不愿和她一起殉情的情郎，她赔上了一条命也换不来男人的真心。千古神话中的白娘子赔财赔色也同样换不来男人的真情：在法海举起法器收服白蛇的最后一刹那，许仙躲开了。最可悲的是白素贞和小青最后虽已看透了爱的真相，但仍拧着身子，袅袅地向着某男子追了上去。李碧华是心狠手辣的，她的讽刺多于怜悯，是血腥中的尖利。女人在受尽了情爱的折磨和痛苦，付出了一切，包括生命之后，似乎还愿意把痛苦继续承受下去。她不只要告诉读者生命的没落和悲凉，还要诅咒女人愚蠢的痴情。张爱玲揭示了家常的辛酸，李碧华表露了虚幻境界里的绝望。如果说张爱玲的作品象一幅幅1930年代的油画，配着“暗黄的画框”^[5]，里面涂抹着封闭、没落、畸形、窒息和腐烂，李碧华的小说就像毕加索的现代抽象画，用线条、色块、夸张、变形、时空交错的流动变幻，自由地勾勒出那些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女性形象。两个女作家，一生一死，两条鞭子，抽打着女人们，要她们自省，她们的作品为中国现当代女性主义写作添上了亮丽的一笔。

女性主义写作或批评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西方女权运动在文学领域的表现，经历了男女平等阶段、男女差异阶段和男女共体三个阶段，同时呈现出两种主要倾向——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之处和强调两性的相异之处^{[6]120}。张与李的女性意识同属于第二阶段和第二种倾向。两个女作家嘲笑爱情世情，嘲笑男性的猥琐、懦弱和自私，也直刺女性自身的弱点。男权社会的长期惯性力量使女性的自我意识慢慢被腐蚀掉，她们困于家庭，失去自我发展造成性格上的缺陷。在《青蛇》和《胭脂扣》^②中，李碧华借人物之口，细数古代那些痴情的女子以及现代社会里为情自杀的电影女明星们，细数女人为情枷所拘囿的现实。张爱玲也在作品中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7]179}女权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女性去寻求压抑已久的真实自我，告别唯爱的封闭世界，在开阔的社会生活中，将注意中心从以往的男性世界转移到所从事的事业上，不再为男性叹息，而是着重关注自身的存在价值。这也正是两位女作家的用心所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张爱玲有个经典的比喻，每个男人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

① 参见：李碧华. 青蛇[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以下论及同一作品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注出。

② 参见：李碧华. 胭脂扣[M].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2. 以下论及同一作品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注出。

颗朱砂痣。”^{[4]132}隔了几十年,香港的李碧华在《青蛇》里写下了相似的句子:“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缀他荒芜的命运——只是,当他得到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滴爽脆刮辣的嫩叶子。到他得了青蛇,她反是百子柜中闷绿的川草药,而白蛇,抬尽了头方见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新雪花。”这两组比喻巧妙地分别从男女两个视角表达出作家强烈的女性主义立场。

但细看这两组比喻,可以觉察出两位女作家在女性意识上的些微差异。玫瑰生活在花园里,人们触手可及,体现的是常态中的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也是通过饮食男女之“生”的世界体现出来的,表达了对常态男权社会、父系社会的绝望与清醒,如同一朵朵半枯萎的玫瑰,夹在1930年代香港与上海这两座城市的大书中,幽怨、颓废、没落、哀伤。相比之下,蛇则妖艳、血腥、诡谲、野性,充满灵异之气、神话色彩,李碧华的文字也如蛇一般,自由穿梭于传奇和历史、现实和灵界之间。她“逼死”了一个个痴情、率性、妖冶、敢于抗争、不肯认命的女性,用带血的爱情故事表达对女性的殷切期望和对男权社会的叛逆与抗争。与张氏那种刺骨的悲凉不同,李碧华略带戏谑的词句后面是不愿掩藏的急切、愤激和敦促,所以她让小青杀了许仙,让阴间的单玉莲泼翻孟婆汤,冲进轮转台,发出要报仇、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坑害过自己的男人揪出来算账的怒吼。对女人,李碧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张爱玲则是对活着的“她们”的讽刺和悲悯。

再次,不仅是家常和魔幻的区别,从畸形恋的书写上也能看出两位女作家在女性意识上的差异。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成为主流的环境下,张爱玲一枝独秀地写出了常态人生下非常态的恋情:恋父的小寒,性无知的愫细,潘汝良对心中侧影的莫名之爱,传庆对言丹朱扭曲的嫉妒之情,等等。李碧华比张爱玲大约晚了40年出生,其作品自然也就更具有现代的性别意识,不只将张的畸形恋发展到极致,还探讨了当代的性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开始倾向于把性解放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既要两性平等,又要争取性倾向选择的自由。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就是描写同性之恋的成功文本^①。同样改写这个古老的故事,张爱玲笔下的虞姬虽已有朦胧的自我,却终究难逃殉情的俗套结局;李碧华则不然,她大胆地将其改写为一个男人被性别阉割后对另一个男人的痴情,充满男权色彩的古老母题被李彻底颠覆。虞姬的性别认定过程不只是被社会暴力阉割的过程,也是被京剧文化和中国古老的“从一而终”儒家思想阉割的过程。当代西方新女性主义者提出要探索被歧视的族群或个人的经验,比较他们与女性处境的异同,支持男女同性恋者,不遵守他人的标准^{[6]65},李碧华的女性意识也具备这种新女性主义的色彩,她接过了张爱玲的女性书写之笔,却以最新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对当代社会政治环境的深层思索,不只写“女”与“生”,还写“性”和“权利”;她拥有的不只是“一间屋子”,而是更加开放、自由、轻松、另类的创作姿态与女性意识。

二、冷的嘲讽/热的反抗——不同程度的创作情感显示出不同的宗教意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8]张爱玲和李碧华都属于“阅世”者。张爱玲是人生的“看到”者,她以她的“冷眼”

^① 参见:李碧华.霸王别姬[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以下论及同一作品均出于此.

嘲笑人生整体的悲凉和无助。“悲凉构成的是更恒常的底色，所以悲凉往往比快乐更加持久，更是生存的恒久形式和背景。”^[9]“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10]她仿佛是一位躲在暗处的老妇，在烟火缭绕的深处回忆着前尘往事，一点一滴，冷漠而忧伤。她的悲哀不是爱而不得的激愤，而是明白生命即是如此后的清醒。“贵族血统，让她看惯荣华富贵；时代巨变、命运无常，让她看透了人情世故，也让她有了一颗冷眼对世界的心。”^[11]同样是阅历丰富的女作家，李碧华却用人物沸腾的“热血”来反抗和置疑缥缈迷人的爱情，她的文字总是让人感觉到作家笔端克制不住的激动，她是爱情的“看透”者。当然，她也经常揭示人性自私丑陋的一面，如《青蛇》：“一般的老百姓，都是长日寂寥，……搬弄他人是非。毫无目的地伤了别人的心，顺理成章巩固了自己一家人的融洽——饭后培养感情。”她还经常写到文革（研究者中也有将她小说中的性爱与政治暗示相联系的^①），但李更多的笔墨仍集中在对爱情尔虞我诈的讥刺中：许仙离开白娘子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妻子本事大，唯一的本领就是多情；如花被十二少抛下的原因是她的一无所有，连姓都没有，而十二少却有财富家业，一切的一切。一无所有的如花愿意放弃生命，十二少却怎么可能要她？如果说张爱玲看透了人生，李碧华则看透了爱情，然而张爱玲用的是绝望的冷眼，李碧华却是一腔热血和激愤。对于情，李碧华在作品中讽刺、鄙薄，似乎完全视之如敝屣，但是如同她自己对金钱的参悟一样，不要正是因为没有，她让人物用热泪热血反抗爱情，也让人物对爱情着魔，早就看尽了结尾的生死，然而脚步却是半点无法自主、半点不由人。李碧华没有张爱玲那样的冷眼和冷心，她还要世俗中的一切，她是假出世中的深入世，张爱玲才是深入世后的真出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静，何处染尘埃！”^[12]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七天七夜，参悟出以四谛为核心要义的佛教生死智慧，其中苦谛指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经历了灰色的少女时代和失败的婚姻，张爱玲给读者勾画出一个毫无希望、满目凄苦的世界，没有任何温暖，冰凉冷漠。她的“苍凉”哲学，不缠绵也不婉约，而是病态与悲惨。她用那双冷笑中的慧眼俯视芸芸众生：“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7]85}我们无法不把张爱玲的文字和禅联系在一起。同样，李碧华也是一位具有浓厚佛教色彩的作家，但她更喜欢引用的是佛家的“轮回”宿命观，笃信佛家的六道轮回说，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也让人物在轮回中来回奔波。她将人比作蚁，“在命运的面前，人和蚁没有分别，盲目，辛苦地奔走，穷尽一生，也走不出命运的巨大迷宫”^[13]。她借佛家的轮回阴阳世界构成小说虚幻的故事背景、交错的时空叙事结构，来表达宿命的生命观点。与张爱玲那种已融入作品的宗教意识相比，李碧华只是将新奇虚幻的宗教轮回作为小说的叙事背景，透过这些背景仍可窥见作家对尘世更炽热的牵挂：如花最终等到爱人与她共赴黄泉，前身的纠葛带到来生，两个婴儿又成为年纪相若的男女；单金莲人死为鬼，鬼复为人，也仍逃不过注定成为“淫妇”的宿命，还是要和前世的四个男人开始一段冤孽之情。“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7]80}如果说张爱玲看透的是生命冰冷的偶然，李碧华则反抗着也痴迷着前世今生的轮回。前者似“绣屏上的白鸟”般冰冷与苦涩，后者如蝴蝶标本，诡艳而凄迷，不同的作家主观创作情感背后深藏着相异的宗教意识。

① 参见：黄静. 李碧华情欲小说中的性别政治[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1-38 和李亚萍. 一道残酷的风景：解读李碧华小说中的“文革”描述[J]. 当代文坛，2001，(1)：48-50.

参考文献

- [1] 王德威. 香港情与爱: 回归后的小说叙事与欲望[J]. 当代作家评论, 2003, (5): 91-99.
- [2] 唐丽芳. 香港城市精神观照下的景致[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4: 45-47.
- [3] 田冰凌. 女性的现实命运和理想人格[J]. 铜陵学院学报, 2005, (4): 1-3.
- [4]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第2卷[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 [5] 周翔华. 中国现代画境小说探索: 鲁迅、废名、张爱玲小说新解[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05: 1-40.
- [6]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 [7]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第4卷[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 [8] 王国维. 人间词话新注[M]. 滕咸惠, 校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94.
- [9] 吴晓东.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 342.
- [10]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第1卷[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219.
- [11] 李梅. 张爱玲的小说传统与文学中的日常叙事[D]. 广州: 暨南大学, 2005: 1-147.
- [12] 六祖慧能. 图解坛经: 听懂六祖慧能讲禅[M]. 丹青禅师, 编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0.
- [13] 刘瑛. 爱恨痴缠的前世今生: 论李碧华小说中的宿命观[J]. 当代文坛, 2004, (3): 105-107.

One White Bird on the Screen and Butterfly Specimen

——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Zhang Ailing and Li Bihua's Novels

CHEN 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China 241000)

Abstract: Zhang Ailing and Li Bihua are two marvelous flower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y are also the legend to the relevant researchers who had been putting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summary in both common character of the two writers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they had ignor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for instance, the personage destiny, creation emotion in the works. To the personage aspect, the former always says the no-choice-life, the latter likes to describe the cruel dying in a amazing world. On the emotional side, the former tends to be cool while the latter seems to be hot. Besides, we can discover much difference in the two writer's female awareness and religion consciousness by this analyzing from the works' surface structure.

Key words: Zhang Ailing; Li Bihua; Female awareness; Religion consciousness

(编辑: 刘慧青)